

治學治事友情親情

我的父親李天民

● 李開敏（美國紐澤西州立大學社會工作碩士，台北榮民總醫院社會工作組長，台大及東吳大學講師）

少年從軍赴日留學

父親生於四川華陽，六歲時先祖父李世澤歿，小時候父親告訴我們因他年幼喪父，所以必須注意身體，使我們七兄妹不致失依。先祖母黃氏以及曾祖母傅氏均早年守寡，在父親口中皆是了不起的女性。父親的高祖在當地是備受景仰的學者，並自創劉門教，講授儒道，門生無數。曾祖母亦受教門下，是當地唯一任教職的女性，祖母雖未受教育，但深明大理，故二位偉大的女性對父親一生影響深遠。父親常說先祖母一再提示他們三兄弟（包括遺腹子叔叔李天福），她獨力撫育三子的心情如同捧了一鍋油。及子長成後，不顧鄉里的責難，先祖母毅然變賣田地，供他們就學，並鼓勵外出深造，在當時真是思想開明先進的女性。三兄弟先後大學畢業，還鄉奉母，承歡膝下。父親手足情深，先伯父李至剛，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曾任樂山中學校長，是鄉里中人人稱道的仁者，父親對這位兄長敬愛有加，年輕時有一次無

意發現已婚的伯父將其意外保險受益人填了父親，從此感愧於心，長兄若父，恩情深重，令父親終身難忘。叔父天福任教於四川農業大學，父親一九九〇（民國七十九）年返川探親時兄弟闊別相見，二人均已古稀老翁。先祖父務農，因家貧父親十三歲就從軍。身高還不及槍桿子長，後來因為內亂，部隊解散，重返家園，曾經安排到一父執輩家中協助管家，但父親一心向學，後經何姓鄉親的贊助，前往日本留學。不諳日語的父親，四年寒窗苦讀，獲得早稻田大學經濟學士學位。那段年少之旅，物質的匱乏及客居異鄉的孤寂均可想見。父親晚年多次憶及當時中國留學生中，有位太太常唱「陽關三疊」一解鄉愁，每每動容不能自己。返鄉後開始事業的衝刺，父親文筆極佳，先後在南京中國日報任總編輯、在中央軍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戰前參加民族復興運動，追隨先總統蔣公介石及故張群岳軍先生，後又至西安行政訓練所辦理訓導教務，在成都三民主義青年團任幹事長。在西安結識了當時在漢中女師

任教，正在行政訓練所受訓的母親，緊追不捨，同赴東北向先外祖父母請示，終結連理。民國三十六年行憲第一屆立委選舉，父親在四川西區獲最高票當選，鄉親中任覺五、馮慕鵠、徐天秩、許伯超、崔德禮、姚必德、朱寶錚等伯伯一直和父親維持多年情誼，均是當年共事共患難的摯友。來台後我記憶中父親不再在政治上活躍，提及官場文化，常有重重無奈、失望與厭惡，故而將全副精力轉移到國際事務以及大陸問題研究方面，為自己另闢了一片發展的空間，雖是如此，他仍對國際情勢、政治領導人物有高度關注，如近年天安門事件，蘇俄政治的巨變等都令他感喟震撼，他收集了整本的「柴玲」、「方勵之」等的文集及剪報，也樂於和我們討論，比較不同觀點。父親六十歲前後陸續出書，「劉少奇傳」、「林彪評傳」、「鄧小平正傳」、「周恩來評傳」等，有的有日文、英文版，相當受到研究大陸權力轉移的國際學者之矚目。周恩來傳的重寫是他近年最大心願，但已覺力不從心，花了五年時間



①李天民教授（左二）與日本學界友人合影。

②李天民夫婦（前排右三、左二）與子女們合影。後排左二為本文作者李開敏。



大部分完成。病中最後託政大博士班王振輝、關向光二位得意門生繼續代為完稿。從民國七十三年起，他接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所的聘請，在碩士班教授「中共黨史」，在博士班開「中共黨史專題研究」、「中共人物專題研究」，直到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住院才辭去。他最喜歡與年輕人相處，學生中不乏認真向學的，深獲他誇讚，近年體弱，家人勸他辭去教職，但他始終不捨。不捨的不是這份教職，而是和學生相處切磋的機會以及學校繼續求學的環境。

關山險阻家人團聚

「有容德乃大，無求品自高」是父親的立身處世哲學，父親花園新城書齋內牆上掛的即是故錢穆先生題的這幅對聯。因為有容，父親待人十分慷慨、寬厚，無論朋友、家人、學生，無不傾其所有相教相授，他曾以「天地何其寬，歲月何其長」鼓勵我們保持寬廣的心胸與視野。更教導我們個人所見有限，凡事應當謀之於眾的道理。病中訪友不斷，曾道：「無論家人、朋友、學生來訪，都一樣高興。」正因父親善待人，一生可謂廣結善緣，連床上特別適合老人的被、枕都是學生從日本購回相贈。父親交游廣闊，對朋友均接納從不評斷。更念故情，老友任何急難，他都特別照顧。幾位晚景孤單的長輩，他常登門問候。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三月，四川屈義林伯伯在台舉辦畫展

，他已相當體弱，但不顧我們勸阻，四下奔走，當日並在我們姊妹攙扶下親赴會場致賀，返家後他又親自錄音給屈伯伯，隔日就辦理入院。會場中幾位長輩見他病容不輕，都勸他自己養病為重。人有點滴恩，他永誌不忘。大陸變色後，父親隨政府先行來台，留下母親和年幼的大哥及四個姊姊。因為父親在國民政府的職位，使母親在被監視、半隔離的狀況下度日如年，乃毅然決定離川赴台。然而突破共產黨的層層控制、關卡談何容易，當時母親遣兄姊沿街變賣家產，籌措路費，佯裝回東北娘家，一路輾轉，歷經各種險難，終在一九五〇（三十九）年底來台一家團聚，全憑了母親超人的智慧、勇敢、果決與鎮定。當時多少家庭妻離子散，父親常將我們一家九口保持完整以及子女教育成人的功勞歸於母親的貢獻，誠然如此。

「無求」反應了父親個性耿直、淡泊的一面，他曾說十九歲負笈東洋時，袋中僅兩塊大洋，最困厄時也從未向人求過什麼，從小獨立養成他凡事寧求已不求人的倔強個性。工作事業如此，親友情亦然，這份孤傲雖是他不常顯露的一面，但我相信其中有不乏道人的寂寞與沈鬱。父親一生不善理財，立法院的司機先生都不乏房屋數棟之人，而父親十年前購屋，不足款由子女們合資，我想我們非但不將此視為負擔；反而為他的兩袖清風感到驕傲。如果公佈財產，他最大的財富或許是我們七個子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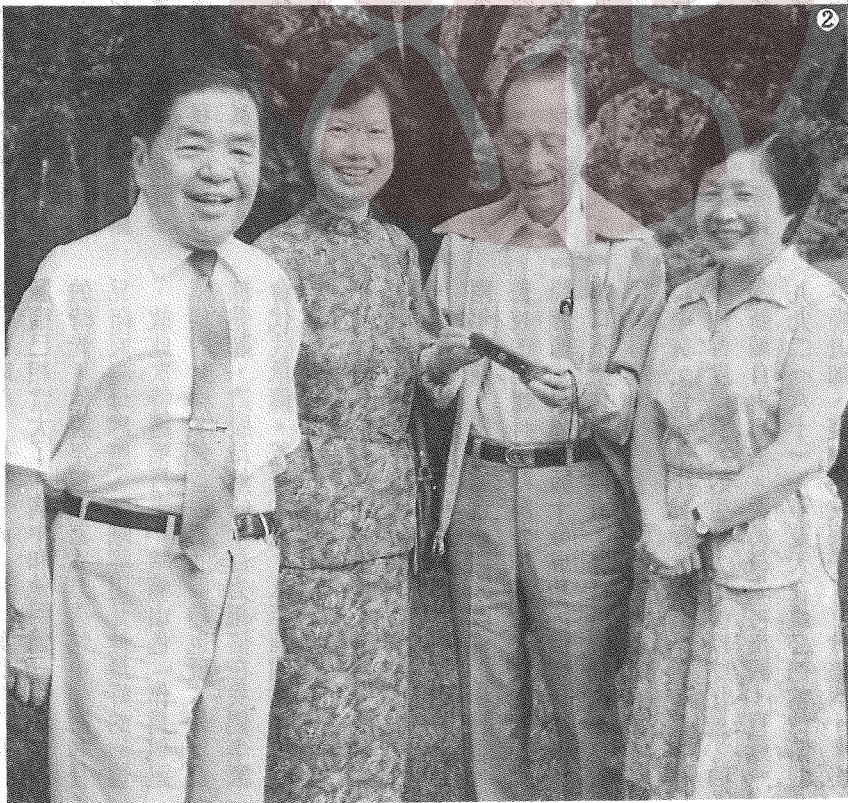
與書為伴治學謹嚴

父親一生心繫家國，兒時過年親筆寫的春聯是「時時勤秣馬，年年望還鄉」，晚年聽音樂會，每聞老歌，則抽搐難抑心中悲情。「大陸尋奇」是他唯一感興趣的電視節目。八十一歲一九九〇那年返鄉對他是很震撼的一次旅程，回來後情緒久久不能平復。返台那晚他取出一印說是四川金石名家所刻，說到刻的「少小離家老大回」時又一度失聲。大陸拍的照片一遍遍看著，先祖母墳上親手種了一株柏樹，見八十歲的他跪在成都文殊院中為祖母做法事，真感嘆歷史的創傷為家庭帶來永遠遺憾！父親交代去世後骨灰送回雅安陪伴祖母安葬，或許可聊慰他未能事奉、為母送終的一生大痛。父親對國家的愛常超乎我們這一代所能領會，最後臥床不起時我問他如有一夢想想做的是什麼？他說：「寫一本書——中國人未來的希望。」憂國憂民之心終生不渝。病中曾作一夢在水邊一石上拾獲一方紙，上面躍然四字「中華之戀」，魂牽夢繫的故土情長啊！父親為我們樹立了讀書人的典範，所到之處，一定先找書店和圖書館。在美時我們兄妹都習於為他做好三明治，上班前送他到圖書館，下班後接回。最後幾年則是準備便當，每週固定去東亞所看書、找資料。他讀書很有選擇性，多年來對中共近代史上幾位重要人物一直保持一分史學家的高度興趣，他最大的財富不斷在



①

①左起：李天民、王元輝、張群、任覺五、吳幹、馮慕鵠
合影。



②

②左起：李天民、徐天秩夫婦、吳文津夫人合影。

各地找尋新資料。去夏自美返國，攜一千多張影印，十分興奮，大家幫忙摺疊、裝釘。他曾批評我們沒有一家有個像樣的書房、書桌。因此五年前，受夠了台北的炎熱、喧鬧，搬至新店花園新城，買下一小公寓做為書齋。新城的房子客廳有整面牆的一片大窗，偌大的書桌上堆滿他的資料、藥瓶，窗外青山綠蔭，春天還可見一株桃花燦爛，視野開闊。他早晚散步獨思，白日窗前讀書寫書，滿室書香加上滿牆老友的字畫，偶有親人友人學生來訪，清靜自在。相信是他晚年回憶中極為愉悅的一段。父親治學嚴謹謙虛，從不以自己的教學著述自滿，但以八十六歲高齡仍帶領博士班學生而受到尊崇與歡迎的程度，可說明他努力鞭策自己，從不懈怠而經得起考驗的實力。病中問他最懷念的享受是什麼？以為他會回答美食或旅遊，未料他不經思考即說「讀書」。他對學者敬重有加，錢穆先生在世時他春節必親自拜望請益，年年如此。父親過逝後，大姐在他抽屜中覓得一紙上書「老牛明知夕陽短，不必揚鞭自奮蹄」這確是父親自我鞭策不懈的最佳寫照。

知命之年赴美進修

堅強的意志力與豐沛的生命力是父親的天賦異稟，小時常提醒我「凡事豫則立」，五十多歲時有機會至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進修一年，於是他開始動學英語，說、聽、讀、寫，無不全力以赴。我一直暗中敬佩

他對語文的好奇以及嘗試的勇敢，出席國際會議或與外籍友人溝通，他從不退縮，帶著濃濃的四川腔主動交談。如代他言，他則面露不悅。有時和我討論用字或閱讀不明白處，他記背的字彙令我訝異，但他常感嘆起步太晚，語文不學通則用處有限。我常說爸爸是我們全家最用功的人，為學認真無人能及。爸爸的意志力在他身體保健上亦然，年輕時煙、酒到了中年一一戒掉，長年心律不整加上廿年糖尿病卻能享高壽，實賴他有恆的運動以及自己對調養的重視。惟一意志不堅的是飲食控制，他喜甜食，尤好冰淇淋，常和孫輩人手一杯，其樂無比。豐沛的生命力可從他享受生命的態度窺見一斑。爸爸注重生活情趣，講究美食，中西餐不拘，愛飲好茶，欣賞文藝、舞蹈、音樂，也喜遊山玩水，兒孫們陪吃小館、陪著出遊，老友們定期喝咖啡、小聚，都在在展現他的活力。媽媽廚藝甚精，早年和婆學了一手道地的川菜。媽常說四川人最好客，爸爸即是。他很愛作東，招待朋友、擺擺龍門陣，連我的同事、朋友他也照請不誤。他的橋牌打的甚好，羽毛球、網球也行，過年時家人牌桌上，麻將梭哈他都湊一腳，但實在是陪我們的成份居多。民國八十二年元宵，我們驅車至平溪看放天燈，他興致昂然，說大陸亦有此民俗，答應同去，早上在世貿中心陪我及小女逛寵物展，下午至平溪，車水馬龍，只好停車山邊步行，搭乘小火車前往，當天晚山近十點

才下山晚餐，他仍精神奕奕，其實當時他的腫瘤已相當大了。病中和他回憶一生最快樂的時光，他說年輕成家立業後忙中偷閒和長兄陪同祖母聽戲、遊峨嵋山是他最好的回憶，故此次特選梁丹丰「峨嵋山色」作為他追思集的封面。爸爸說婆的興趣也廣，什麼戲都愛聽，這股昂然的生命力相信是我們李家會代代承傳。爸爸約七、八年前開始注射胰島素，每天兩針，以他的高齡學習自我注射不易，難得的是仍不減遊興，日本、香港、美國開會或洽商出書、探子女，他依然遠行，我卻常擔心他如何換算時差與注射時間？兩年多前，爸爸貧血一度未改善，學護理、醫技的三姐再三叮嚀各種檢查，終於查出大腸腫瘤。榮總手術十分成功，惜糖尿病造成傷口不癒住院三個月，每日清瘡刮肉，他咬牙皺眉緊握我們手，強忍皮肉之痛。當時胃口全失，瘦了約十公斤，極其辛苦，然半年後他再度以驚人的生命力回復以往作息，回到新城自由來去。手術後未再出國，直到一九九二（八十一）年夏天在姚必德伯伯陪同下暢遊加、美，訪友探子，十分盡興，北美洲氣候、人文環境宜人，旅遊對他身體的考驗也令他十分滿意，出國前定期追蹤曾在肝上照到一腫瘤，但初三研判以良性血管瘤可能性為大，我們放下心中大石，三姊妹機場送行，談笑風生，一九九三（八十二）年初再度追蹤時，他胃口佳，體重依舊，一切如常，雖有兩次感覺腹部扯痛，但均無大礙

。他囑年後排超音波，未料腫瘤明顯長大，料是腸癌轉移至肝，因在肝靜脈的位置，無法手術，故決定求助中醫，試了近一個月，食慾不振、疲倦等症狀逐漸明顯，終在家人極力說服下，三月廿二日入院，化學藥打兩個療程後，一度腫瘤縮小，醫師及全家大受鼓舞，父親病況亦有起色，曾請了看護，返家療養。從三月底以來美國的大哥、四姊、三姊、小弟全家、大嫂與姪兒依序回國，陪伴照顧幾無間歇。孫女德寧一歲半，聰慧伶俐，最討爺爺歡心，孫兒瑞聲在美習醫，親自扶持，餵藥淨身，見者動容。五月初父親食慾又下降，曾戲稱他的食量不及德寧，我們心中暗急，五月廿日入院果然腫瘤又長大，而他心臟、腎臟功能也發出危險訊號。廿九日他返家心切，精神、心情大不如前，每日臥床睡眠近廿小時，起來時以輪椅代步，食物因吞嚥困難也以少量流質取代，三姊率子二度回來，為爸爸的最後十日提供了最貼切的照顧，六月廿日爸爸終於同意再入院，但已無力下床了，藥也不易進，廿四日端午，早上媽媽、我們四家全數到齊，他咳嗽甚是辛苦，也喘得厲害，然一直急著說話，卻無力成句，我們代言，說明了安葬成都的心願，又承諾完書後才放心，然仍捨不得閉眼，下午我們四個女兒守候床榻，為他要了病中第一劑止痛針，希望他閉眼小睡，並在耳畔將心中的話向他傾訴：他精彩走完一生，不虛此行，帶著家人、友人、學生的

愛，所去處迎接他的是懸念多年的母親、兄長，我們幾十年後將追隨而至，無所懼怕，他點頭，說到他真辛苦，女兒們代不了，不過到最後就自由了，他點頭，說到他教的道理我們必牢記並教誨子女，要他安心……說到我們真愛他，如果有來生，願仍作他兒女……四點左右，血壓下降，五點多我見他呼吸轉淺，急呼姊姊，我們強忍心中的高漲情緒，握住他的手，靠緊他作最後的陪伴與道別，末了他張嘴慢慢連聲道謝，約六、七次，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我們忍住心中悲慟，跪地各自誦經、禱告，約一時後再合力為他淨身、換衣，他面容安詳，嘴角帶笑，連平日難展的緊眉也舒坦開來，我電召仁輝、小衡、雋音、彭博，一一趕到與他話別，並在他額前吻別，送他出病房。移送時，抱住他頭頸上身，輕軟如孩童，睡過的床褥餘溫猶存，我想送進凍庫何忍？告訴身邊的小衡，十九歲的他答道：「別忘了公公靈魂已在溫暖處。」我終於知道爸爸的仁厚、智慧、體貼流在我們世代的血液中，也將我們一家人緊緊地凝聚在一起。

內嚴外慈如師亦友

病中曾問爸爸一生最感安慰的是什麼，以為他會說他的研究工作，但他說：「你們七個」。大姐開芸長姊若母，全家大小都受她照顧得無微不至，小至切盤水果，大至為父親整理寓所，都有她的巧思，父親說幾個

姊妹中大姐的殷勤照顧最為適意，大姐夫是台大經濟系高材生，一直任職銀行界，卻毫無商界現實、寡情的氣息，極受我們姊妹敬愛。大哥開寧很像爸爸，外嚴內慈，當年是少數乘船留美的苦學生之一，和大嫂同為杜蘭大學生化博士，他們對日後赴美的三姊、小弟可說負起父母照顧之責，深令父親感動。二姐開蓉達觀隨和，從小是家中「散氣包」，至今依舊，爸爸最喜歡她永遠體貼別人的善心與凡事不計較的氣度，她最愛打扮爸爸，幾件水洗絲外套伴爸爸度過數個寒冬與病中數月，二姊夫畢業於成大，學有所用，一直在交通部電信局擔任行政主管的工作。三姊開露為人誠厚，家中任何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她一生為家，忠誠奉獻，並承傳了爸爸的不多言與幽默感，在美國醫院擔任醫技工作，敬業負責，爸爸病中血管脆硬，抽血幸有她代勞。三姐夫是化工博士，溫厚篤實，治學甚精，四姊開菁嬌小玲瓏，也是理家能手，她做的甜食爸爸最愛，二位子女的懂事、善解人意也最為爸爸稱道。四姊夫是化學博士，是爸媽眼中「文武雙全」的能幹角色，至於我，很多人說如父親所賜之名開朗靈敏，也承襲了爸爸的多項特質，包括惜物、重感情，在台大講授「老年社會工作」課程中，爸爸一直是我常引用的成功老化範例。不過個性倔強，多蒙爸媽包容。和先生在台大合唱團相識結成夫婦唱隨檔。先生任職資訊界，愛唱不愛說，是一溫良恭儉的

謙謙讀書人，木訥中的真誠不苟甚得爸爸歡喜。小弟開復是爸媽的老來子，從小聰明過人，在頂尖的卡內基美倫拿到電腦博士，現在人工智慧、語音辨識方面有傑出表現，他和爸爸年齡上差了半個世紀，但此次病榻前挖空心思購食，餵食一概親自服侍。弟妹先鈴是現在少見的賢淑女性，全心相夫教子，任勞任怨，樂在其中。他們的婚事，由父親幕後安排，見二人恩愛，最令爸爸安慰。我們的母親王雅清是遼北人，家中務農，事親極孝，先外祖父是當地人知的「王善人」，母親少年時外出求學，畢業於上海體專，她具北國兒女的豪情和爽直，與父親的謹言婉約，可說如日月之別。母親的明快、威權補足了父親優柔細緻的一面。她對子女家教甚嚴，子女有過受罰，常由爸爸出面緩顏。來台後家中生活清苦，兄弟們常憶起父親冬日差哥哥送大衣到當舖的情景，以及開學籌措幾個子女學費時的窘況。母親爲了貼補家計，曾至金甌商職教體育，而父親則利用閒暇開始研究大陸問題，賺取稿費，幼時父親常戲稱他是老牛，爬格子耕田，家中經濟情況約至我出生才漸改善。

感情豐富極念舊情

爸爸感情豐富、細膩，極念舊情，是世上少見的爸爸，兒時他教我們背詩，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常背誦抗戰時思鄉的歌曲或是境界優美、以詩爲面的謎語，可惜聞而未記

，終是失傳。返國不久他曾交我一張我托兒所時得到的獎狀，爲我保存多年，高中時曾送一「愛是永不止息」的牌子立在他桌前，卅一歲返國時字跡已斑駁卻仍立案上。大學時代晚歸，他徘徊巷口久候。生二女坐月子中，他已八十二歲，還搭六〇六公車爲我送媽媽作的便當。哥哥結婚時他以新詩一首表達他的喜悅與祝福，此次病中嫂嫂特別寄回流傳。病中爲他讀信，長媳廷琴及外孫女顧寧信中都感謝他作我們的良師益友。爸爸和孫輩十分親近，常用自創的兒語和他們嬉笑、溝通，外孫女怡華就以他們之間熟悉的兒語作了一幅美工，爸爸歡喜異常，立在床頭。病中七尺之軀的外孫女彭博一入病房就爬上床，不足四歲的外孫女彭博一入病房就爬上床，要親甘下方休。真是祖孫情長。我們成功、失敗、順遂、有難、迷惘時，他總是在身邊，傳遞他的關愛，他洞悉每個孩子的情況，因材施教，我一直覺得他給我們的愛是無條件的，也將終身護衛我們從其中得到無比的力量，度過軟弱時刻。對媳、婿、孫輩他亦諄諄誨之，用心良苦。此次他的最後人生階段，家人發揮了最大的動員力，除了精挑細選的全時看護，更因爲照顧、陪伴他使家人在短短時間內度過不少美好的團聚時光。他憎惡形式，晚年不知爲多少父執輩擔任治喪委員，自己卻不要發訃文，不要治喪的形式。所以葬禮的安排我們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悼念他，相信他會悅納。他給了我們實質

的愛，而我們即使以最深厚的回報，怕也不及他千萬分之一。他律已甚嚴，對我們期待甚高，常提醒我時間管理不善，更以「人到中年百事哀」警惕我，但又灌輸我們人生不能求全，要懂得接受缺憾、珍惜缺憾的哲學，他的話如腳前明燈，將伴隨我們漫漫一生。父親在一九九三年端午的午後五時廿分病逝，回顧他的一生與最後的病程，覺得真是應驗聖經上的話語：「萬事必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父親雖無特定宗教信仰，但他信奉與實踐的確是愛人的道理，他的一生充滿對家國、生命的熱愛，洋溢著詩人情懷，說他是愛國詩人並不爲過。而他走過的歲月，也如一首古老、豐富的史詩。他一生勤於治學，更堅守讀書人有所爲，有所不爲的節操，就像一本耐人尋味的好書，他永遠給人指引，令人懷想。初夏蟬鳴不已，轉眼正是父親逝世週年忌日想念爸爸時，我常舉頭見白雲悠悠，我知道父親的在天之靈已卸下世上勞苦重擔，擺脫病痛的桎梏而在天地光亮處含笑俯視我們，永遠護祐我們。（一九九三年六月）（編者按：李天民教授（一九一〇—一九九三）先後畢業於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系，爲四川省選出的立法委員。歷任南京中國日報主筆、總編輯、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執行委員，三青團四川支團幹事長，國民黨中央委員，國立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